

東萊府啓錄抄

同治九年五月日 慶尚道東萊府使鄭顯德狀啓錄 本月初三日巳時 荒嶺山烽軍金江伊進告內 當日辰時 白色三帆異樣船一隻 自南邊大海現形 轉向于釜山浦絕影島外 洋是如爲白有旆 追到釜山僉使趙儀顯馳通內 辭緣一樣 而哨探次 豆毛浦萬戶羅致淳 本鎮二戰船朴時琳 定送是如爲白齊 同日戌時到付 同僉使馳通內 即接哨探 將馳報 則同船一隻 連爲逗遛於絕影島外洋 申時 仍爲下碇於倭館水門前洋 馳報據馳通爲白有臥乎所 令此異樣船之來泊我境 極爲乖當乙仍于 使臣中軍鄭漢鳳 別砲手別將文憲周等 摠率精銳軍兵 先爲發送爲白遣 臣亦爲馳往同浦 嗣後事情 隨即登聞計料爲白乎旆 緣由 爲先馳啓爲白臥乎事是良尔 詮次 善啓向教是事 同治九年五月初四日

異樣船一隻 來泊倭館水門前洋緣由 已爲馳啓爲白有在果 倭館水門前洋即距岸相望之處也 洋醜之近泊我境者 遇輒勦滅事 已有議政府行會是白如乎 今此來泊船樣 的是洋醜之所騎者 則即當登時勦滅 不留晷刻是白乎矣 匪意同船中 有倭人同騎者 移騎小船 直入倭館 旋出登船 極涉可疑 在所存商是白乎等以 一邊 使訓導安東峻 別差李周鉉等 入往館守倭處 使之詳詰其倭人同騎事情爲白遣 一邊使臣府別砲手軍兵 及左水營發送舟師別砲手等 埋伏經夜爲白有加尼 初四日酉時到付 訓別等手本內 卑職等 即爲入往館守倭處 詰問曰 我國與日本 交隣修好 今爲三百年之久 無論巨細事 靡不互相通知 而以洋醜事言之 已有年前書契往復者 則日本宜無不知之理 而今此洋船中 日本人之同騎 誠甚怪訝 固當一時攻戮 旣見其日本人同騎 則隣好之間 恐有俱焚之歎 這問事狀 從實探告亦之 則答以爲弊邦人之同騎洋船 俺亦驚駭 事甚罔措故 俺乘船 即往于洋船所泊處 探問事實於弊邦人處 則同騎五人中四人 即肥前州人 而來商於長崎島者也 一

人 即馬州人 中野爲名者 而年前來接於和館矣 今以傳語官 守番於同島者也 中野言內 此船即獨逸國船 而所騎人名 爲三百餘名也 往來通商於長崎島 而獨逸國人言內 我大洋所屬諸國各異 而如有遇風 漂抵於朝鮮者 則不問所屬之各異 輒皆屠戮之 此豈非海國行商人之萬萬至冤處乎 日本人則既與朝鮮隣好云 以此事情 修書通告次 同騎我船 出往朝鮮亦云故 不得已 同騎以來云云 俺更以爲洋船之不即見戮於朝鮮者 特出於爾等同騎之故也 彼所云呈書之說 尤不可開喙 即爲通及於洋人處 以爲即速回棹 而若不然 則必有大患之意 曉諭以來是如爲乎等以 卑職等 更爲詰責曰 洋醜之不即勦滅 專爲日本人同騎之故也 即使下陸 以爲處置洋船之意 更加飭諭後 纔出館門 同船仍爲回棹 見有遁走之狀是如乎本爲白有於 追到偵探軍校等 進告內 同船 初四日申時 仍即擧碇 直向南濱外洋 而其疾如飛 未及追躡是如爲白有臥乎所 異樣之來泊我境者 惟當勦滅之不暇 而緣於同騎倭之通及事機 仍即遁走者 極爲痛歎是白乎矣 疾向外洋 追躡無路故 別砲軍兵等段 一竝撤還爲白遣 同騎倭中野段 渠以年前和館出入之人 既知洋醜之在我必戮 而肆然同騎 有若紹介者 極可痛惡乙仍于 同倭段通報馬州 別般處置之意 令任譯等 嚴辭責諭於館守倭處爲白乎於 緣由馳啓爲白臥乎事是良尔 詮次

善啓向教是事 同治九年八月初三日

節到付禮曹關內節啓下教 因議政府草記 倭洋船來泊情形 別撰書契一度 禁軍金興錫處 逢授下送爲去乎 到館 即爲傳給向事是白置有亦 同別撰書契一度 即當傳給於館守倭處 使之入送馬州是白乎矣 前此 倭使齎來書契中 對馬島主職名 改以左近衛少將事 不許呈納是白如可以 其有隨職改書之例 始於去月 許以捧納是白乎則 書契捧納以前 即職名不許之時 而今此別撰書契中 職名之書以左近衛少將者 以五月書填 事涉相左 終難遽爾入給是白乎等以 同書契一度 還爲上送于該曹爲白去乎 改書當否 令廟堂稟處爲白只爲 詮次

〈東萊府啓錄 卷六〉

承政院開圻

本月二十七日辰時到付 釜山僉使金澈均馳報內 即刻到付訓導安東竣 別差高在健等手本內 留館館守倭 及別差使倭等 請見卑職等 以爲外務省使員面接事 書契資來已久 尚不呈納 不得已告達次 率諸色從人 方欲向往東萊府是如爲乎等以 責諭曰 交隣法 意自有舊規 外務省使員之來懇面接大違恒例分叱除良 定界外 毋敢犯越 亦在約條 而遽作攔出 是豈誠信道理耶 答以爲 俺等匪不知法禁所在 而弊邦關白革罷後 設置外務省使之新好交隣次 長門州官啣人三人 弊州幹傳官二人 前已出來 屢次公幹 尚不許施 必是任官 不善周旋之致 齊聲哀懇次 持書契 冒死出往是如 言說據手本爲有等以 邊禁所在 聞極驚 連加曉諭各別防塞之意 星火傳令 申飭是如 馳報爲白有於 巳時到付同僉使馳報內 即刻到付訓導別差等手本及守門軍官金琪連 設門軍官金善基等告目內 今日卯時 留館館守倭 及別差使倭等 率諸色倭五十四名 以外務省修好事 持書契 向往東萊府是如故一邊捍禦 一邊曉諭是乎矣 終不回聽 打破門鎖 仍爲出往 萬無防塞之路是如爲有等以 多發軍校民人等 期於防塞計料爲乎於 一體嚴防之意 前路開雲豆毛浦良中 發關申飭 而連加曉諭 使之入送之意 訓別等處 亦爲嚴飭是如 馳報爲白有於 未時到付 同僉使馳報內 即刻到付訓別等手本內同倭等 辰時過新草梁前路 巳時到豆毛浦鎮境是如爲有於 迫于到付豆毛浦萬戶羅致淳馳報內 上項攔出倭五十六名 巳時 來到鎮境故 多發軍校民人等 期於攔住 毋得越境計料是如爲有等以 各別防塞 使之入送之意 連加申飭是如 馳報是白置有亦 彼倭之冒禁攔出事 極警駭 嚴飭任譴 各別責諭 使之還入館所之意 東萊府使鄭顯德 釜山僉使金澈均處 發關分付爲白乎於 緣由 爲先馳啓爲白臥乎事是白良尔 詮次 善啓向教是事 同治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承政院開圻

留館倭五十六名 攔出豆毛鎮境緣由 已爲馳啓爲白有在果 本月二十八日未時到付 釜山僉使金澈均馳報內 即到豆毛浦萬戶羅致淳馳報內 鎮境來倭人等 二十七日 無弊經夜後 多船防捍 終不回旋 當日午前 仍向開雲鎮境

是如爲有旂 一時 同萬戶林鳳祥馳報內 上項倭五十六名 午時 來到鎮境
故 多發軍校 各別防塞是如 訓別等手本內 辭緣一樣是乎等以 連加防塞
毋使越境之意 嚴加申飭是如 馳報爲白有旂 二十九日未時到付 同僉使馳
報內 即到開雲浦萬戶馳報內 鎮境攔出倭人等 二十八日 無弊經夜後 難
以阻撓 當日午時 直向釜山鎮境是如 訓導別差等手本內 辭緣一樣是乎等
以 多發鎮校民人等 一邊捍禦 一邊曉諭 使之入送計料是如 馳報爲白有
旂 三十日辰時到付 同僉使馳報內 上項攔出倭人等 二十九日 無弊經夜
防守之節 連加嚴飭 使不得前進是如 馳報是白置有亦 同倭等之踰越兩鎮
至于十里許釜山鎮境 而已過多日 尚不旋踵者 誠甚痛惡 嚴飭任譯 使之
責諭 斯速入送之意 釜山僉使金澈均 東萊府使鄭顯德處 另加關飭爲白遣
諸船論罪一款 嗣後登聞 計料爲白乎旂 緣由 爲先馳啓爲白臥乎事是白良
尔 詮次

善啓向教是事 同治十一年五月三十日

承政院

攔出倭五十六名 到釜山鎮境緣由 已爲馳啓爲白有在果 本月初一日辰時到
付 釜山僉使金澈均馳報內 同倭等 去月三十日 無弊經夜 各別守防 連
加曉諭 使不得前進是如 馳報爲白有旂 酉時到付 同僉使馳報內 即到訓
導安東晚 別差高在健等手本內 上項倭人等 責諭不聽 冒死前進 勢難挽
執是如爲有等以 發遣軍官 據理諭之於館守倭處曰 交隣約條 自來密 而
肆然攔出 多日煩聒 是何道理 答以爲 俺等 非不知法禁攸重 而告達萊
府之前 萬死不還是如 愈肆頑死在當場乙仍干 許久持難 易致邊釁 不得
爭執 同倭等 未時 一齊趨程 同時過馬飛峙 直向東萊府是如 馳報爲白
有旂 初二日卯時到付 同僉使馳報內 即到訓別等手本內 同倭等 次次前
進 初一日戌時 到東萊府內 別武士廳 姑爲留接是如 馳報爲白有旂 一
時 東萊府使鄭顯德馳報內 辭緣一樣是白乎旂 初二日未時到付 同府使馳
報內 同倭等 無弊經夜 使任譯等 嚴加責諭 即爲還館計料是如 馳報是
白置有亦 交隣約條 本自嚴重 設門跬步 分作界限 而館倭之敢稱外務省
書契呈納 肆然攔出 踰越三鎮 費了多日 轉到三十里東萊府者 狡倭情狀

萬萬痛駭是白如乎 釜山僉使金澈均 開雲萬戶林鳳祥 豆毛萬戶羅致淳等段處在關陘 不能嚴防 訓導安東峻 別差高在健等段 不善周遮是白乎等以并令廟堂稟處教是白乎於 守門軍官金琪連 設門軍官金善基等段 致踰門闕者 亦甚駭然 嚴棍懲礪之意 發關申飭於東萊府使處爲白遣 擱出倭人等嚴飭任譯 斯速責還事 亦爲關飭爲白乎於緣由 爲先 馳啓爲白臥乎事是白良尔 詮次

善啓向教是事 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二日

承政院開坼

擱出倭五十六名到東萊府留接緣由 已爲馳啓爲白有在果 本月初五日酉時到付 釜山僉使金澈均馳報內 即到東萊府使馳通內 訓導安東峻 別差高在健等 俱有身病 不得舉行 而此時此任不可曠闕故 留府譯官玄瑞豐 差定假訓導韓寅鎮差 定假差使之舉行是如馳通據馳報爲白有於 初六日巳時到付東萊府使鄭顯德馳報內 擱出倭人等 請任譯等而言曰 俺等之冒法擱出 專爲外務省書契呈納後 面達事情次 有此不得已之舉是如爲有臥乎所 使任譯等 更爲嚴辭責諭曰 交隣約條 燦然備具 則約條外 有何面達之事而如是擱出者 已極可駭除良 設有面達之事 宴餉相接之外 不得私謁 自是格例所在 爾等亦所共知 而行此格外之事乎 雖千懇萬訴 決無聽施之理 更勿煩聒 即速還入之意 據理嚴責爲有加尼同倭等淹留五日 既知事機之無奈 當日辰時 無辭撤還故 別定軍校 使之無弊 領送于館門外是如 馳報爲白有於 午時到付 釜山僉使馳報內 即到假訓別等手本內 上項倭人等經宿五晝夜 還入館所次 當日辰時離發 前進是如 手本據馳報爲白有於申時到付 同僉使馳報內 即到假訓別等手本內 上項倭人等 次次前進 巳時 過本鎮及開雲豆毛浦鎮境 午時 還入館所是如 守設門將等告目內 辭緣一樣是如 馳報是白置有亦 同倭之冒禁抵府 淹留五日 雖已責還 誠是初有之變恠也 更無敢如是之意 使任譯等 嚴辭責諭於館守倭事 釜山僉使處 發關申飭爲白乎於緣由 馳啓爲白臥乎事是白良尔 詮次

善啓向教是事 同治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東萊府啓錄 卷七〉

節呈訓導安東峻 別差李泌基等手本內 館守倭 請見卑職等而言曰 弊邦外務省使員 持島主所呈東萊釜山了書契一度 前者 飛船便 順付出來 即爲捧納亦爲乎等以 取見書契辭意 則句語字畫 既無可拘可退之端故 捧上上送事 手本據同書契一度 監封上送于該曹爲白乎玆緣由 馳啓爲白臥乎事是良尔 詮次

善啓向教是事 同治十年八月二十四日

……今番書契下來後 不逾時月 即令入送 俾除許久留之費者 此是交隣後 初有之一大更張也 苟非平日見孚於彼類 則豈可痛革幾百年謬例 快祛一邑民痼疾乎 當該訓導 合施別般酬勞之曲是白乎矣 事係干恩 臣不敢仰請爲白去乎 令廟堂稟旨分付爲白只爲 詮次

善啓向教是事 同治十年九月初八日

本月二十七日未時到付 釜山僉使金澈均馳通內 即接訓導安東峻 別差高在健等手本 則以爲館守倭 及別差使倭等 請見卑職等而言曰 外務省使員面接事 書契賚來 今至半年 尚未呈納 不得已告達次 率諸色從人 方欲出往是如爲乎等以 責諭以交隣法意 自有舊規 外務省使員之來懇面接 大違格例忿除良 定界外 無敢踰越 載約條 而肆然攔出 是豈誠信道理耶 答以爲 俺等 非不知法禁所在 而弊邦關白革罷後 設置外務省 使之新講隣好次 長門州官衙人三人 弊州幹傳二人 許久淹留 屢次公幹 尚未蒙許施 必是任官不善用周旋之致也 齊聲懇乞次 持書契出往是如 所謂館守倭及別差使倭等 率諸色倭五十四名 當日卯時 出往設門外是如爲玆 一時到付 守門官愼鍾金琪連 設門軍官金漢基等告目內 辭緣一樣 而迫到訓別等手本內 同倭等 辰時 過新草梁前路 巳時 到豆毛浦境是如爲有玆 即到同浦萬戶羅致淳馳報內 同倭等 巳時 來到本浦境故 多發軍校民人等 曉諭防塞是如 馳場據馳通爲白有臥乎所 館倭之母得踰越界限 自是約條 而稱以外務省書契呈納 肆然攔出者 狡倭情狀 萬萬痛惡是白乎等以 自臣府 發遣軍校 眼同任譯 嚴辭責諭 各別防塞爲白有在果 訓導安東峻 別差高在健等段 職在邊門把守 未能先事防遏 致有此攔出者 揆以舉行 極爲可駭

爲先罷黜 姑令戴罪舉行爲白乎於 攔出時 不能防捍之守門軍官慎鍾金琪連設門軍官金漢基等段 自臣府嚴提徵治計料爲白遣 臣職忝邊守 威信不能彈壓 有此館倭之跳踉攔出者 罔非臣溺職之罪 惶恐埃勘緣由 竝以爲先馳啓爲白臥乎事是良尔 詮次

善啓向教是事 同治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同治十一年六月日 慶尚道東萊府使鄭顯德狀謄錄 館倭等五十六名 攔出到豆毛浦境緣由 已爲馳啓爲白有在果 去月二十八日未時到付 釜山僉使金澈均馳通內 即接豆毛浦萬戶羅致淳馳報 則本浦來到倭人等 無弊經夜 而以殘鎮校卒 連日防捍 其勢未由 當日午時 仍向開雲浦境是如爲有於 追到開雲浦萬戶林鳳祥馳報內 同倭等 午時 來到本浦境故 多發軍校民人等各別防塞是如 馳報據緣由 馳通云云是白齊 二十九日未時到付 同僉使馳通內 即接開雲浦萬戶馳報 則同倭等 無弊經夜 而勢難阻塘 當日午時 向往釜山鎮是如爲有等以 多發鎮校及民人等 曉諭捍禦 使之入送計料緣由 馳通云云是白齊 本月初一日酉時到付 同僉使馳通內 同倭等 二十九日三十日 無弊經夜 而防守之節 另加嚴束 發遣軍官 據理論之於館守倭處 曰 交隣約條 自來嚴密 而肆然攔出 多日煩聒 是何道理耶 同倭 答以爲 非不知法禁攸重 而面達萊府之前 萬死不還是如 愈肆頑毒 死在當場 乙仍于 許久持難 易致邊釁 不得爭執 同倭等 當日未時 一齊遣程 同時過馬飛峙 直向東萊府是如 馳通爲白有於 即到臣府軍校等馳告內 同倭等 自馬飛峙前進 同日戌時 直向府城故 擁路防遏 則渠等 多日攔住之餘 舉皆飢困之狀 且有方病者 而時適日暮雨下 勢不可任其露宿是如爲白有臥乎所 館倭之歷鎮抵府 有此煩聒者 雖極痛惡 特念懷遠之道 不得已姑令拘置於廊深僻處 使軍校及別砲等 各別守直 而勿爲遲滯 即速還送之意 任譯等處 另嚴飭爲白遣 同倭等 過境時 不能防遏之各鎮浦邊將 不可無警乙仍于 豆毛浦萬戶羅致淳 重出開雲浦萬戶林鳳祥 釜山鎮邊情監色等 從軍科治之意 報于左水使處爲白乎於 同倭之踰越三鎮 直抵臣府 罔非臣溺職之罪 惶恐埃勘緣由 竝以爲先馳啓爲白臥乎事是良尔 詮次 善啓向教是事 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一日

〈東萊府啓錄 卷八〉